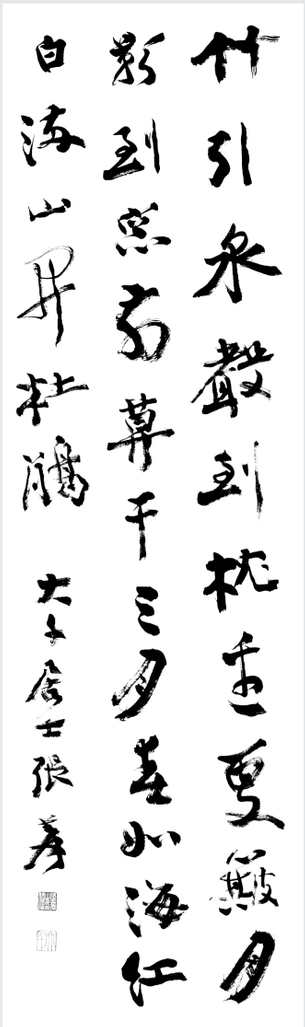


张大千书法

文史杂谈

东晋荥阳太守习凿齿

刘 阳

去年11月12日,《人民日报》副刊李春雷撰写的《寻访习家池》一文中写道,习凿齿东晋时期任荥阳太守。

我查阅相关史料,了解了历代在荥阳任职的太守:三国时期,王植任荥阳太守;西晋武帝时期,傅祗任荥阳太守;东晋时期,习凿齿任荥阳太守;南北朝北齐时期,宋世荣任荥阳太守;隋朝时期,杨湛、杨庆任荥阳太守;隋唐时期,李渊任荥阳太守;唐朝时期,崔无诐任荥阳太守。但在文学和历史方面有研究的是东晋时期太守习凿齿,著有《汉晋春秋》。

习凿齿(328—413),字彦威,号半山,东晋荆州襄阳郡(今湖北襄阳)人,东晋史学家,曾任荥阳太守,著有《汉晋春秋》,后迁居今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欧里镇白梅村。

习凿齿生于晋成帝咸和三年 (328)八月十三日。当时东晋大权落在门阀世族出身的大将手中,他们盘踞在扬州、江州、荆州、武昌等重镇,控制朝政,皇权因而衰落。习凿齿年少时,胸怀大志, 深得当时东晋大将荆州刺史桓温的赏识,被授为从事。习凿齿发愤读书,博学多才,以文章著称。江夏相袁乔很器重他,多次对桓温称赞习凿齿的才能。习凿齿转为西曹主簿,亲遇隆密,连升为别驾。桓温出征讨伐,习凿齿或跟从或留守,均肩负重职,成绩显著,深得信任。习凿齿还与清谈之士韩伯、伏滔相友善。尔后,因得罪了桓温,贬官为户曹参军。习凿齿的两个舅舅罗崇、罗友一起曾被桓温授为从事,后来都升为别驾,这次也因习凿齿受到牵连。两舅找桓温论理,桓温虽然有气,但思前想后,仍然提拔两舅为襄阳都督,习凿齿为荥阳太守。

桓温的弟弟桓秘也非常有才气,与习凿齿是十分要好的朋友。不久,习凿齿见桓温有野心,用书信把“承蜀汉为正”的心情向桓秘倾诉,并在荥阳郡著《汉晋春秋》以裁正之。

《汉晋春秋》全书共五十四卷。书中记载了上起东汉光武帝、下至西晋愍帝期间近300年的史事。在叙述三国历史时,以蜀汉刘备为正统,魏曹操为篡逆,认为晋司马氏虽受魏禅,应是继承汉祚,不应继魏。并说晋朝国统不正,不能昭示后世,等等。书中谓晋承汉为正统,提出了“晋虽受魏禅而必以承汉为正”的千古纲常之论。书中对诸葛亮志在中兴汉室、渴望统一大业的政治抱负热情讴歌。因他对诸葛亮深怀敬仰之情,还专程去隆中凭吊诸葛亮故宅,并写了《诸葛武侯宅铭》。文中记叙了诸葛亮故宅的情景,论述了诸葛亮志在中兴汉室、统一中原大业的抱负,颂扬了公正无私、执法严明、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精神。现四川成都的武侯祠里,后人留下这样一副对联:“异代相知习凿齿,千秋同祀武乡侯。”

相传前秦苻坚攻陷襄阳,苻坚久仰习凿齿大名,多次请习凿齿做官,习凿齿避而不仕。习凿齿厌倦官场,洁身自好,弃官为民,举家南迁,先避居万载书堂山,再迁至新余白梅村。据史记载,走到新余欧里白梅时,正值严冬大雪,见白梅一树,喷珠吐玉,逾月不卸,因而喜曰:“此老梅是我宜家之兆也!”于是定居下来,并命名此地为白梅。习凿齿定居后,在白梅创办“半山学舍”,传经授史,学舍一直保留到1957年才被毁,如今学舍旧址上重建白梅小学。

习凿齿卒于义熙九年(413),享年85岁,葬于现新余市分宜县双林镇枣木山。枣木山位于白梅村西南7公里处,四周山峦绵亘起伏,山势悬崖陡峭,树木茂盛。墓占地20余平方米,直径5米左右,从墓基到墓顶约为1.5米。墓前有一青石墓碑,上铭刻“始祖东晋荥阳侯习凿齿老爷、罗氏夫人墓”,右刻“乾隆四十六年子月冬至吉旦”,左刻“四十四世孙玉梅,塘西习一本同孙合族重立”。墓前侧2米处,竖立两根上刻“习氏华表”石柱,上有两尊蹲踞的石狮。石狮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到破坏。习凿齿为人刚直,虽在外漂泊,并不因失官受挫而沉沦,白首之心,穷且益坚,其功绩已光昭史册,趣闻轶事,流传民间。

习姓历史渊源久远。《水经》记载:长江东过符县(今四川合江)北斜,东南鳇部水,从符关(即符县)东北注入长江。鳇部水,即今贵州仁怀至赤水的河里(今赤水河)生长一种鱼,名鳇鱼,古以此鱼命国为“鳇国”,春秋战国时期,楚国灭鳇国,鳇国公族,取“鳇”的半边“习”为姓氏。

东汉建武年间,习氏家族从长江上游(今贵州习水)地区逐渐迁到中下游,聚居于襄阳郡(即今襄阳市)城南约5公里的凤凰山(又名白马山)南麓。习郁,字文通。襄阳人,融子。初为侍中。他随汉光武帝刘秀驾幸黎丘(今襄阳宜城辖地),两人共同梦见苏岭山神,刘秀因他有功,封为襄阳侯。习郁就在苏岭山建立神祠,刻二石鹿于祠前神道两侧,百姓称之为鹿门庙,苏岭山从此改称鹿门山。

襄阳侯习郁始建习家池,习郁后裔习凿齿曾居于此。习凿齿31世孙习有毅由白梅徙居湖州,为湖州始祖。习思敬为习凿齿第42世孙、习文德八世孙,1369年迁至河南省南阳府邓县(今邓州市)西堰子老营(大习营村)定居,被尊为当地习氏始祖。后分出西户、北户、南户,西户居小习营村。

散文

邂逅大美草原

任崇喜

高度在上升,心跳在加速。近处的白桦林,树干笔直,一排排整齐地屹立着、形态各异,经过阳光的反射,一些树叶散发着银色的光。

我初次邂逅的草原,没有“大风起兮”,只见“云飞扬”。一处处岭,参差着,交叉着,重叠着。在这些叫野狐岭、桦皮岭等原生态的岭们之上,看到的是古长城,多代并行,散淡地诉说着过往。

蓝天下,白云悠悠;草地上,牧群悠然游走。一点一点的白,一点一点的黑,散落在一块硕大的绿色棋盘上,在风中移动。牧羊人,三三两两,或似庭前信步,或赛马追逐嬉戏。

一个个坡,一座座谷,柔和舒缓,恬静迷人。

在翠色的草原上,色彩明艳的蒙古包,如同一朵朵娇艳的鲜花绽放。掩映的云朵从房顶上缓缓升起,一派祥和。

风马旗猎猎飘扬,神树上五颜六色的神幡,如手臂般召唤着远方的牧人。 崇尚山水、草木等万物有灵性的民族,把心愿倾诉给大小石块堆垒的敖包。

向远处望,在绿色和天空之间,马莲花、金银花、胡麻花、红罗兰、野菊花、杜鹃花,大红大紫,蓝白鹅黄,把草原点缀得多姿多彩。

耳边响起那首《敕勒歌》:“敕勒川,阴山下,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。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

穿行在草原中的砂石路上,目光所及,全是奶质的青草和烂漫的野花,掀动着原野的风暴。青是绿的本色,翠绿得一望无际,翠绿得生机盎然;野是原生态的自由,无拘无束。这绿色的海,绿色的波涛,仿佛在一波一波地涌动,鼓动着生命的活力和欲望,氤氲着无声地迎迓与吸纳。

漫步草原,我僵硬的脚板开始感知大地的弹性。包裹着我们的,还有绿色的微风、绿色的野香以及绿色的大草原才有的飞扬情愫。

看不到那个出塞的倾国倾城女子离别长安的身影,听不到雕弓飞骑的李广穿越古今的一声长叹,读不到成就成吉思汗非凡一生的一场场战争画面,生锈的往事成为过眼烟云,青草已绕过时间的栅栏……走过大片的浓绿,呼吸着带有泥土芬芳,深深地陶醉于绿的生动、绿的永恒,领悟生命的炽热和可爱。

低下头看,这漫漫无边的绿,竟是由一棵一棵的小草组成的,包括那些朴素、隐忍的花儿,也在诉说生命的奇迹……美在这里恣意生长着,整个人得到升华,留在心间的是一片宁静……

已是午后,阳光直射,白花花地恍人的眼,我却感受不到炙热,不知不觉之间,那颗蒙满尘埃的心变得柔软、鲜活,就像这周围的草一样清纯了。

在这里,一切都敞亮起来。天变大了,视野宽阔了,

避开喧闹的人群,我看到了一只羊,在草的深处。

一只白色的羊,一只安详吃草的羊。羊的嘴,在不停地嚅动着。生长得繁茂的草,快速地卷上它的舌尖,然后优雅地进入它的胃囊中。

那样子可爱极了。它在享受着它的草原。我在草原,只是一名过客。

“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。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。”在浩瀚的大自然面前,人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个符号,就如同一株野草、一颗露珠。

假如是一只羊,我到哪里寻觅我永远的青草?

这一只羊,仿佛是在做我的引路人,让我找到回归的方向。

绿城杂俎

翡翠尿盆

丁璐

厕筹、厕纸或许质量都差不太多,但对于大富大贵人家,厕所的装配肯定是不一样的。

关于帝王将相之家的厕所不同寻常之处,《世说新语》有所透露。西晋大将军王敦被晋武帝招为武阳公主的驸马,新婚之夕,头一回使用公主的厕所。初见时,觉得富丽堂皇,比之民间住宅都强得多,进去,才发现原来也是有臭气的,心下稍微平和了些。不多时,见厕所里有漆箱盛着干枣,只当是“蹲坑食品”,边蹲坑边全部吃光;完事后,侍婢端来一盘水,还有一个盛着“澡豆”的琉璃碗,王敦又把这些“澡豆”倒在水里,一饮而尽,惹得“群婢掩口而笑之”。原来,干枣是蹲坑时用来塞鼻子防臭气的,而“澡豆”则相当于近世的肥皂。

不管是大便还是小便,农家一个粪桶就可以解决问题。不过王公贵族们可不需要这有机肥,而多半使用用料和做工都很讲究的便壶来解决小便问题。《西京杂记》载,汉朝宫廷用玉制成“虎子”,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,以备皇上随时方便。

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四川,将后蜀皇宫里的器物全运回汴京,发现其中有一个镶满玛瑙翡翠的盆子,爱不释手,差点儿用来盛酒喝。稍后把蜀主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招来,花蕊夫人一见这玩意儿被大宋天子供在几案上,忙说,这是先王的尿盆啊! 惊得赵匡胤怪叫:使用这种尿盆,“哪有不亡国的道理?”马上将盆子击碎了。

观嵩阳书院

(外二首)

张洪涛

天地之中春意浓,
细雨微风汉柏迎。
沧桑岁月情不老,
立雪程门仰止情。

游红石峡

青山绿水泉叮咚,
红石峡谷燕鹊鸣。
桃花园里春来早,
翁姑扶携踏歌声。

游九女仙湖

盘山公路十八弯,
九女仙湖隐深山。
九妹也恋凡间境,
不思归程居湖间。

太行夕照　　韩修平 摄影

新书架

《权力的艺术:托马斯·杰斐逊传》

刘 蕊

很少的一些人因为明白权力是用来做什么的,而被历史铭记。托马斯·杰斐逊正是其中之一。

作为《独立宣言》起草人,路易斯安那购地案、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的发起人,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,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·杰斐逊被誉为一位近乎天才的人物,通常被视为美国的缔造者和设计师。他学识渊博、待人和善,深谙权力和人性。杰斐逊生活和工作在一个一切都是未知的年代,他的大半生都在寻求自控和影响他人生活及命运的能力,而他的天才之处就在于:他既是哲学家,又是政治家,而且常常能同时扮演好两种角色。

普利策奖得主乔恩·米查姆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,梳理、还原杰斐逊伟大的一生,及贯穿其一生的政治理念。他选择从政治视角解读、审视杰斐逊的身份和性格,认为在他身上,人们看到了人类所能经历的各种各样让人惊叹的可能性:渴求知识、创造的能力和亲友的爱;渴望取得成就,获得世界的赞赏、对权力的控制和让他人服从于一个人的远见。他的才能体现于他的全知全能,而他更伟大的政治遗产则在于他对思想和人类的领导力。最伟大的领袖既不是空想家,也不是独裁者。他们如杰斐逊一样,既畅言国家宏图伟业,又深谙权力之道,懂得达权知变。这就是权力的艺术。

这本书不仅是一部精彩的传记,更是一部权力使用指南,对美国崛起的另一种理解。

博古斋

古代黄河报汛方法

陈永坤

治理黄河之古籍,莫详于元代欧阳元所著《河防记》、明代潘季驯所著《河防一览》、清代靳辅所著《治河方略》诸书。每值紧张的黄河汛期,必须在短时间内将汛情尽快传告至黄河中下游。在交通与通信不发达的清代,有一种由河工水卒承担的报汛方法——“羊报法”。

首先,在黄河上游水面,立有数根标刻着尺寸高度的铁柱,称之“水志”,以测水位的涨落。所谓“羊报法”,就是将整只大羊皮密密缝牢,内充以气,外涂以茼、麻油,令水不透。每逢汛期水位趋涨时,选勇壮水卒,缚于充气羊皮上,即可急流直下,瞬息千里。水卒在急水漂流中,随时将系于身上标有水位高度的竹木“水签”抛掷在沿河水面上,当地河工拾到水签,便可知道黄河上游水势情况,亦急备防治之。据史书记载,元世祖年代有关黄河报汛,也有类似的方法,称之“革囊遗法”。

连　载

虽然王阳明具备的那些要素很重要,也许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王阳明在“悟道”之前反复琢磨的那两个问题:一个是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;另一个则是圣人如何从困境中超越出来。如果非要给“为什么是王阳明”安一个看上去标准的答案,那么这个答案就应该在两个问题里,它就是:圣人肯定不像朱熹所说的去外面寻找存活下去的真理。用排除法,不去外面找,自然就在心里找。所以,他修改了朱熹对“格物致知”的解释。

于是,王阳明心学的宗旨无非就是,我们心里的良知是应对万事万物的法宝,无须去外部寻求任何帮助。

不过我们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寻找他创建心学的能量,不如用心来学习如何获得这种能量。这应该是王阳明的心愿,也应该是我们的终生追求。

新的朋友和新的敌人

王阳明创建心学后,他的世界看似光明起来。他适应了龙场这块土地,并且和当地的土著发展出了深厚的友谊,这源于王阳明高度的传道责任感。悟道后,王阳明马上把精力投入讲学事业中。他让仆人开发了一块空地当作潦草的讲习所,热情地向土著居民发出邀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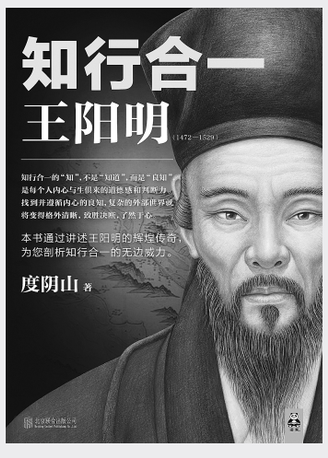
实际上,自王阳明来到龙场,当地土著们就对这个有气无力的中原人表现出了莫大的好奇。在他们眼里,王阳明有些诡异。有时候,这个中原人很正常,也很勤奋。他耕种土地,修葺山洞,生火做饭。而有时候,这个中原人像个神经病,要么一边自言自语,一边在森林里来回转悠;要么坐在空地上,一动不动。有一段时间,他们认为王阳明比山中的虎豹毒虫更可怕,而有时候,他们则觉得王阳明和蔼可亲。在森林中偶然相遇时,王阳明都很礼貌地向他们打招呼。

王阳明邀请土著去听他的讲座,土著们蹲在一起开会讨论,有人说不去,因为中原人外表忠厚,内心狡诈。也有人说,可以去,但必须全副武装。最终,王阳明几次三番邀请的热情感动了他们。他们只带着一颗心来了。

他们是王阳明在龙场结交的新朋友,这些人被王阳明所讲的内容深深迷住(土著讲的语言和汉语不同,无从得知王阳明是怎么向他们传道的),每天都来捧场。有捧场的自然就有砸场的,正如一个出色的人有朋友就肯定有敌人一样。

来砸王阳明场子的人是贵州巡抚王质。王质早年在中央政府担任御史,知道王阳明。担任御史的人由于需要经常找碴儿弹劾别人,所以心理往往比较扭曲。王阳明来贵州,作为巡抚,王质当然早已知晓。按王质的想法,王阳明到他的地盘任职,应该对他有所表示。可王阳明那段时间太忙,忙着存活,忙着悟道,就把这位贵州官场上的大佬忽视了。

这本是无心之罪,但王质认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了王阳明的挑战,于是派了一群亦官亦匪的人来到龙场驿站。这群人来砸场子时,王阳明正在给土著们讲课。他们训斥王阳明不识好歹,并作势要揍王阳明。王阳明丝毫不动声色,土著们却怒了。双方开战,当地人人多势众,来砸场子的人被打得抱头鼠窜。



王质大怒,当时就想调动军队对付王阳明,但马上就改变了主意。他意识到这是杀鸡用牛刀,而他只想让这只鸡对自己低头。王质拿出官老爷的威势来,下命令给贵州司法部长官毛应奎,要他通知王阳明,这件事的影响极端恶劣,王阳明必须诚惶诚恐、毕恭毕敬地向他道歉,只有王阳明做到这一点,他才可以考虑是否要赦免王阳明的罪。

毛应奎了解王质,知道这是官场中“廉价自尊”下的无理取闹。虽然如此,他权衡了一下,认为王阳明比王质更容易摆平。于是他给王阳明写信,要他向王质道歉,哪怕就是一封道歉信也好。

王阳明陷入沉思。这是他龙场悟道后第一次遇到事,而且非常棘手。他必须拿出妥善的解决方法来证明心学的力量。反复思考后,他给毛应奎回了封信,他说,殴打那群流氓的本地居民不会无缘故打人,是那群流氓先动手的。他接着说,即使那群流氓是王质派来的,但我和王质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,我为何要向他道歉? 如果他非揪住这件事不放,那你替我转告他,我在恶劣的龙场什么没有遇到过,几乎一日三死,再大的风暴对我而言也不过是虫豸。他最后说,我虽然是流放官员,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。

这正是他心学的灵魂:人人都有尊严,不可侵犯。据说,王质收到这封并非是给他的信后大为震惊,只好接受了尊严被侵犯的现实。

凭几句义正词严的大话就把对手吓跑,世界上没有这回事。如果真有,公平和公正早已立足人类世界。王质不再找王阳明的麻烦,最有可能是毛应奎周旋的结果。毛应奎是个颇有正义感的人,在收到王阳明的回信后,他亲自去见王阳明。王阳明的人格魅力令他一见折服,这使他马上断定王质和王阳明之间的谁是谁非。在他的调和下,王质很容易做出判断,这件事再闹下去成本太高,而且有失他的身份,于是,不了了之。

自此,王阳明的敌人王质消失,毛应奎则成了他的新朋友。

知是行的开始,行是知的成果,二者是一回事

王阳明在龙场的身份不仅是个驿站站长,还是个教育家,偶尔还客串下政治家。他的朋友越来越多,声名大振,他的命运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洗礼后发生了大逆转。所有人都知道,龙场这块天地已容不下他,他离开龙场的日子已不远了。

王阳明是被人请出去的,而且被请了两次。第一次请他的人是贵州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长毛科,他和王阳明是同乡。1508年冬天,他到龙场听王阳明讲学,由于没有深厚的思想根基,毛省长很容易接受新思想。王阳明心学本身是灵动的学说,所以他很快就接受了,于是他邀请王阳明去省城贵阳讲学。王阳明委婉拒绝。他说,我现在只是山野村夫,体弱多病让我变得异常疏懒。我没有用功阅读和研究经典,所以没有资格担任讲师。我现在正准备去看医生,您作为官方代表,给我这样的荣誉,实在让我惭愧。

毛科当然不会明白王阳明这番托词背后的心理活动。在王阳明看来,他的心学是帮助人完善道德,而并非是指导人科举考试。但毛科的用意很明显,他要王阳明到贵阳讲学就是希望王阳明能帮他培养出一批考试高手,这和王阳明的出发点南辕北辙。

14